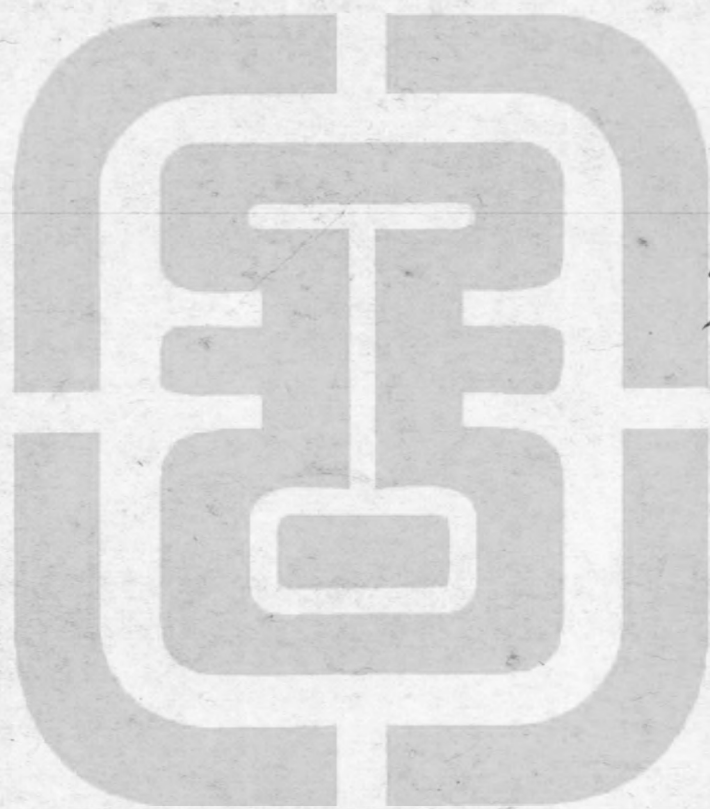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志林

熒雪林說





原件短缺

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
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孝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
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鄩至大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
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有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額王之神聖
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疇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
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
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
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
田宅今平王季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黎田宅者也夏商之
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
祭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知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
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後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
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姓哉衛文公東遷渡河待齊而存耳齊遷臨菑

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
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突
人謀從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
而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温嶠欲遷都豫章二
吳之象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二者不以
豐儉 郁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
方強一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資壽道也可
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
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鄩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
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可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
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
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
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亦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

燕取齊功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
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知伯而已
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
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
而秦攻趙客楚救之趙乞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上
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
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
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
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文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
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
亡齊蓋友上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會猶足以拒秦上不出兵伐
楚使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魏也可不謂巧
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
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翳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

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
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越
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可拔遂扶其口一
技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決出
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隨之平陳皆是物也惟時堅不然使堅知
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
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
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為便廷
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
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
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
曰天下未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在樹兵也
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上置守尉監蘇子曰
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上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

民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
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肆侯植屏至於七
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齊六
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
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
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李斯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
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
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
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
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
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
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上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
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
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

已篡竊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屠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極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蠶蠶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蠶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生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蠶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蠶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趙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止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秦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

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蠶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李斯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會稽為種蠶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怒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亡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入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之隨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

為政之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上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滅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隨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欤則季孔子之受文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如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際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憚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字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交孔子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暮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雖各都出藏甲而三桓

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信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既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欤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君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聞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常以為遷

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姦者取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其者則名實皆宗之喪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声色敗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橋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鑿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古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

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上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恠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漢用陳平計聞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大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曰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獅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歿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

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王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權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也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邪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烏乎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諂天雕虎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樓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魏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鷲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季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

皆推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待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子抑將斃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餓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騶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孝道則愛人小人孝道則易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察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玕少子胡亥李斯

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睨上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入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固其既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待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弼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万以傲必亡之亂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惟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既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又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

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
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經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
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
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
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慕始皇環柱而先莫之救者以秦
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
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勢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
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
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
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
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積威信之極以
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
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
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
後世人主之采於殺者

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
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
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
之矣使管莩喪吾將老焉翬懼反諸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
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
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
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
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與曰禮也何自聞
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
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
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
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

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
既葬康子南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園臣曰
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
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牝鷄之晨惟家之索
而沉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文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
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吕后魏胡武靈唐武氏
之流蓋不勝其乱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
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
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
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
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季決不以天下付異姓
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欤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
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

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言見母后之攝也
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莒裘
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
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 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

并殺已也

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

竊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才

謂仁人乎惜

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請諸諸諸諸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
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一人之
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
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
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
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 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
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厚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

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螻蚋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誦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刺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爰上乎允之曰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旣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讐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于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于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主矣恨其不孝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廢之旤故桓公不王

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馬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馬皆反是所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王雖有晉文公女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揚國忠

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上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疴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謔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讒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謔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矣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東坡先生志林集

螢雪叢說上

子俞子撰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為也是則然失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為馬以已之無能為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此非其所長矣乎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凡夫子嘗有是言也勿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訓既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為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為塵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說實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也哉于以見其志之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所以美其勤上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尔則知今之叢是說者其玄車胤孫康之意孰鑿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愈成元德漫錄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

百訓卷每

卷之十

七

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為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上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足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其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為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有取意也檀云齊穀王姬之喪當為告古毒反告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為穀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知當為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啕思慕如欲父母復反

忍字說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於不善也所謂告德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於善而就善也所謂凶德也王道不忍美人之勸酒恐為見殺則強為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於不善而就善也非告德而何王敦之

不顧美人之死而不為之飲此世俗之所謂忍上於善而就善也非凶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道主敬之後與衰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之所謂忍者殘義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為人不忍雖不能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為人剛戾忍詬雖能成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家子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歎乎王道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無異議人問其故公藝即書忍字以對亦鑒王敦之得失也

記史法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何往對諸請文賦如張良傳此賈梅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因不可減上之則為鑿鑿則本意辭之外不可增上之則為贅上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訣也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符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失以歌頌之作不專為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之誠上則有取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祝壽

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耕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詞曰夫邊將滿一輪月世仁還鍾百歲人有一識者議論將滿一輪月之句若是丁三日亦使得不若前去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嘗見樂人聖節致語闌初便便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書神舒慶萬世以亡弊固已云好然而不老二字乃是語忌言若詩人之嫌其辭云永錫難老多少黍曲和緩如曰天子萬年如曰如山之壽如曰憚爾壽而滅皆曲盡禮壽

之意也封人祝堯能如許乎

祭文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 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閨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 仁廟大善其才敏給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月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景盧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者體制大槩相類要之詞意渾含言語脫俗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四凶辨

人皆知渾敦可奇桀紂饕餮為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耶蓋當舜之時九其罪惡如此而例以兇徒目之譬猶獸也正如今之罵人畜生禽獸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桀紂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賦假人名體狀題意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体狀題意者莫若武
為救世矜劄公唐室中興賴藥師而克洛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
賦化下猶甄者欲以陶唐堯舜為一聯使於變時雍猶堦已埴風動四方
器不苦窳事也曾與金弟碩天返昆仲倍輩較量莫不領略此說

賦善使事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云
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幹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
帝王也不可用疑誰之後於程文中見一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
有曰一奉朔庭空寶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於唐宗真所
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韻字

涵泳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敘傳也三字皆及一字是平不免以涯字為
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又魚奇友十三佳宜佳及九麻牛加及謹
按韻略及廣韻注皆云水際水畔紉繹其義通庸可押嘗東萊先生

是經義入也初未領略容檢詳如可後於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傳良仍以
涯字三韻通用扣之即可而已因謂有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亦是雅
事至如誤出早賜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勝哂哉

詩隨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壘縷一鈎輕胡少汲詩隋堤煙雨一帆輕至若
騷人於漁父則曰一簑煙雨於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
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

詩人警句

同舍李循道奉他秋景一聯曰池鷓影疎龜甲冷并梧凋薄鳳毛寒又張
一之卒黃元夫詩曰蒼村風下鷓千點麥隴天垂月一梳皆盡高火

史臣不載入臣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拜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史劉昫傳不
書修領唐史

功臣特奏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而已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示欲踈也蓋光武憲諸將功大權重有以脇勢而或變生肘腋乃所以遠之故也

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堂用太宗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倫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李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馬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為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与不智而已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宗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閑鑿心裏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短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又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技要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化其奇詭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斃吾言者生吾言也故為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為飛鳥天須知天上者更有天魚躍于淵須知淵中更有地會得這箇道理便活潑潑地吳履厚常作剪刀賦第五隔對去瓜為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髮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奪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齊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物自符之忽然有人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揚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如此吁有曾中之

古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慶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
注題目出處

印書箋題本為晚季設也不為無益然而所試詩賦題目或出經史傳記
汪疏文集諸子百家難以備知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時賦題不
其出處如孤竹管財滿場不如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效箋題果
何為也矧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繆妄之甚茲固所當略也主文
已當缺然

文字節要

今之節書甚亡謂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攙入他說不勝其繁初不較其
簡要緊切為如何使人易於檢閱若用泛泛如此何似觀正本也前輩節
書並用首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實駁辯盡
前所以便於燈窓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馬溫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
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嘗有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為慮晦庵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曰戲後上

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焉為撰人其人太矣又見浙中官員子
弟謂趙守間乃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答之卒而第一為
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語亦可助一時之談笑

夢見王盟道等

余文起主泮湖潭嘗宿嶺南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
主盟道等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當使得何恤
乎人言須史聞東廊有人誦中庸人等二篇齊來鷄唱遙想二公處道如
此之物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善及屏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
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元影弓畏程之影既無之公又何從白首如新
傾蓋如故直達者之詞也

不怪炎涼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問不甚介意若子一沾汚泥濯無已豈

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為該理如云北鄰三井在山南
二井水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

矢魚于棠

辛酉秋因如鄱陽閱三十六家春秋解若注矢魚于棠雖累數說不透皆
以矢為規井也使其以矢為規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是蓋有
深意存焉余嘗謂矢者射也王周禮所謂矢其魚鼈而食之是也推而上
之若旱陶矢厥謨亦射義也釋書者類訓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
詩人比喻之辭故可以云直若書之矢謨春秋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為
之故可以云射自旱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
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觀也

溺於陰陽

陳季陸嘗挽劉韶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偶張體仁與馬會宴
之以朱張志形交談風水曰如是而為笏山如是而為靴山稱賞蔡季通
無已季陸遂雜云蔡又不知此代政於陰陽方始享此晦翁又從而褒獎

之乃祖乃父明於龍脉季通尤精季陸復辨之日據某所見嘗反此諺若
儒者世宗故能成功若日者世宗便不足取信於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
其門而出他人何望焉周居晦應聲曰他家也出官出巡官陳嘗譬如燒
金煉銀之術父可傳之於子子可傳之於孫上何必教外八古者人皇氏
世人有九頭已無定形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為笏山何者
為靴山坐客皆笑晦翁稱指向季陸道此說不可與蔡文知僕親聞是語
故紀之以為溺於陰陽者之戒

人之小名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為名不以晞顏為名則以望回
為名不以次韓為名則以齊愈為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賤損或曰
愚曰魯或曰拙曰賤皆取謙抑之義也如司馬氏幼字大子至有慕名野
狗何嘗稱稱呼之美哉嘗觀進士同年錄江南人習尚機巧故其小名多
是好字足見自高之心此人大礼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見自賤
之意若夫鴈塔之題當先正名垂於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強求徒然而已王虛中先生譬
如筵席安排十分已欲寸數巡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奈酒闌歌
罷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賤休戚皆是五行帶
來無非分定安可嘆息怨恨於斯耶不然晦翁先生何為有隨緣安分四
字也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
不著遂欲捨書文劍無所不至左舒王先生率以一絕曰得則欣七失則
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忠恕達道不遠

中庸說下

忠恕達道不遠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達道不遠學者疑為不同伊
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
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
可便為道故曰達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
恕所以達道為其未合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
尊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達道不遠矣侯師聖云
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達道若聖人則不待施
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切以為道不可名
言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為有迹故曰達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
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達者達去之謂非達畔之謂老子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
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也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

中庸說下

卷之十

十

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于此略同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荊公堯夫詩以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其人然悟

聖人之於天道

陳洪範問文軒先生林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荅云恰是恁地未悟問復問魏聘君國錄荅云正如京師人賣炭貼恰用得着觀此二說其意則

孝易無大過

聖人之於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於事不患不及祇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五十而孝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卒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邪之

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皆一意

解書

決內翰景廬主泮三山以林少頴為書文誦講帝登下上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大共稟餒略之可也惜乎林書不載此說予故表而出之嘗見王虛中談及林少頴呂伯恭講究書孝皆有所得各有所見孝者當詳復其為訓若前人解書言有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宥之刑責及特故過雖小亦刑之如此則於辭上脫無字添雖字矣是其辭已不門也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是其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實粘以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守舍而窺穴之小竅以窺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是其理已不安矣則若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諸豈聖人之法哉若曰宥過誤則無大者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警畏非敢憚怠也若曰刑特故者則無小者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為

苛細也有獨無六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少見聖人之仁是言蓋得於伯氏俞君從俞夢達平時有得於書者如此

解孟子

陳季陸常推賈持才好先生非惟筆力過人又且講授不雷同且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為證極是明白若解文王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正是文人至上鳥人好鳥亦好桀紂瑤臺瓊室正是君看牆頭桃樹花盡是行人眼中血夫以鳥為本是可惡之物而反善之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惡是何也蓋由人情所感而然爾靈臺瑤臺亦莫不然

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孝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推樸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頭地

徐積悟作文之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辨滕王閣序落霞之說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聞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為警聳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即非雲霞之霞上人呼為霞蛾至其驚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

評論詞賦破題

嘗見俞馮老叔叔舉以外公暨中大陶天之曆數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曆數在於舜躬又見陳季陸先生談乃陳元裕嘗主文衡出大榜八千歲為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闕筆馬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能元用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頽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金三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真所謂作賦手也嘗聞張從道鳳先生論文有及向之省試賦題出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滿場皆曰訪南門而聽焉惟魁者以詣為出便見得在外見也當時父子同試尚留隱情及至揭榜方知父魁子而問之何不見誨父云

不解有兩勝也東坡以詩賦一序見工拙即此可知

賦以一字見工拙

曩者吳叔經鄂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
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
生改勢字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煒煌漢天子之儀玉
漏聲沉纏纏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
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
中於百為季陸先生極喜闢初兩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為於一中似
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問屯田乃
先生撰也最是答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

假用夏字

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質履如客已驚秋以履
對秋權備印字也陳傅良作仲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
而治兵張傑陽秋詩云賦以夏對秋正借用字也原其所作皆有自來

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墳意耶所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是也六吟
入韻能於借對上得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着作者不可不知

詩貴熟讀

梁撥叔子解試鸚鵡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天人經說鸚鵡冲天品凡
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卒離風塵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詣上上第
幼嘗誦此一篇已自迅口轉過初不查其所以妙處及至暮年始悟高騰
霄鳳下呢塞鴻賓借諸字對賓無如此之巧始嘆伏不能自己大凡玩
古人精湘須是字上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
遍其義自見又云舊書不厭百迴讀上熟應須手自知

廷對二說

嘗見間中一立人方領鄉舉叨冒廷對有蒙被教育之說又見浙中
一先生四舉了當廷對有僻在一隅之說皆不欲言其名也都是套籠說
話怕落第五甲也欲媒試官把做大率川中人看得數較優果是使得驗
真狡猾如此後進之士當自奮勵取高第而躡魏科失在萬人頭上立不

可效此曹為碌碌計也千万勉旃

祝賀生辰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蓋念劬勞之力今人誕辰極意權娛祝壽之詞多用律呂射狀其月又用莫莢形容其日固已親切然而莫莢一事據其所見半好半不好也若在月半以前一日生長一葉乃是增數誠為美事儘好使也若在月半以後一日彫零一葉乃是減數實為語忌為可使也用事當嚴所擇為文又要脫俗方是作家且如八月十六生人或者為之歌曰昨夜方家齊笑語祝君千歲共團圓又如詩僧上秦師垣壽曰不祝公芳椿与松椿松老大空無用不祝公芳鶴与龜鶴龜汨沒徒泥中祝公願作天上月歲上年上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鐘引領眾星朝北闕秦公大悅

嚴子陵本姓莊

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若釣臺若七里灘亦皆以嚴命名無非循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 本朝宣和間方臘寇江浙改睦州為嚴州

蓋本如此至如范曄操東漢之史筆初不突其姓氏之由遽曰嚴光而傳之無乃以田千秋為重千秋乎余是以奇意絕句於釣臺之上有曰千古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共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姓与州名終誤稱

浙川

丹水出上洛端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醞為二者瀉桂是也唯浙端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

用夏變夷

據胡床畜畜大舞拓拔拓拔氏胡人勳至樂皆士大夫之所不當為而為之無乃循習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奮拔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以中國禮義為己任亦風化之所由倡也殆見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自悟前身

余因以類章字祐自省則身為李氏之子邊錡為謝靈運後身韋臯既生一身有一胡僧造其家曰兒若有喜色韋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

後身因以武侯字之見宣室志及理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
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
漢洞口也今世所以聰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來面目皆前世有以胎
之不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有德官員功成行滿道洽政治故有如是滅
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託化星辰降誕神道出世為我等相者應見者
性如來豈他人之所能知哉

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疑其勢之相遠絕也據某所見大有
不同蓋予人說好事一切依本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
弄人物也嗷唆人公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為善即天堂
為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修外功德內功德

人於利濟通達者力為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己身之事修此為外
功德也修之勿責人報勿希天佑人若有知天若有靈此理當如何哉人

鮮清心釋怨念空然修此為內功乃也修之勿期道勝勿希瑞應經若
不誣教者不虛此理當如何哉

言惡有報

善不若報乾坤必有私此古語也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此上詩也或者執其為善未必福為惡未必禍之說遂以謂善惡莫執无
愆矣路軼福遠偶之心果能无應也耶夫善有善報善人為善而天或不
以善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惡有惡報惡人為惡而天或不以惡報非无
報也蓋未報也所謂未報者乃其未熟故耳逮夫熟時則其報之也其效
如旋胡不現大藏經云善若无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无
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偷割牛舌果報

長沙萍鄉作館親見胡屠愛小便宜多見眾人未知之際攪開
牛口以割其舌一日三家市大牯牛復又行盜割一竹刺穿其舌炙其牛
本逸豈呼胡屠裝迷胡恐拋下為他人所竊急將竹刺咬定拔出其肉以

酒噉不食自斷半舌更不能飯強以粥飲一月作牛吼而死其果報如此

心目相亂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是心為眼所亂也忽目馬首見新月錯認蛾眉
意故人是眼為心所亂也噫眼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无意於相亂而不能不相亂也

責已說

責已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己小人也小人惟知責人而不知責己所以多招外謗蓋嘗自恕也人之子弟或好賭博声色籠養游獵一切玩弄
自自有少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為父兄者當
痛責其人知之不肖而垂楚之又懲戒之可也不此之為而妄訴他人于
官府其悛改過不可也大凡隣舍孩提或有爭競不問其是非如何
只責其子也遂免他議人有書世情二字并蘇秦只是舊蘇秦昔且何
諒今日期之可於座右責其不情於我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勢比所以疎

之者何蓋焉深揚公語也凡已責人荀子曰君子責已重以周此之謂也

斷飲說

身蹈一尺言取字稍強必單議悟天子一言之感人也如此頃年陳公
大醉一平為飲一日席有一同寮舉以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而問
之陳三酒亦無知也陳曰定有聞遂終不飲不飲何其一言之感人如此
公人或有所消而乃謂上之誨縷上之詞勉之不從何也蓋勸其以所欲
而禁其所不欲然性我是聽而忘其所斷然不能故合不若以節
之之說告之漸為改過可也太凡諫諍之道無出於此

茹酒說

禁為人之所不能而不禁為人所不能五痛人也斷
是入也此為也罰一冬去可也色欲是人之不能為也喫菜事魔正生此
意至念念歸德已乃一會子說金剛禪皆幻術也若夫大可誅
若不然此說言天也且人之有身則有父有父則有祖四時

學亦不忘其本也。其本何也？曰：能上天宮也。即原其趨向，非不慕善要，
之知，道然用其心，所以去其惡止之令也。

詩題用全句對

夫子言用矣。延臣實以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事，六公且聽醉中
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
蒼錄之。子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生涯。二公
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与器而已。詩史以皇春對紫宸，曲詞以
清口對紅雨，或以青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
朱耶木板致赤子之源，雖談笑有鴻儒，業往無白丁，是皆老於文章而
見於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万口也。嘗記陳
季侯應行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省題詩考官以古人詩句命題

尾字屬平全押在第二韻上，不折破者並
用全句對全句，最省詩王度日清夷詩，以聖圖天廣大為對，並是

老社全句最為難得。曠古以來，无此作。又如上座孫應射作，參賦入明先
出杜甫壯遊對韓文公，觀上詩排雲叫閭闔，亦自難得。惜乎非一家詩也。
若無渾然天成之句，不免折破。四柱中使，只要穩貼，下得好，不拘倒置。先
後更於點化上着工夫，亦自可以冠場。余嘗欲以杜詩，有聖登黃閣奉，
贈太泥融飛燕子，對地僻舞鸚鵡，並。蓋效許公
詩，賦也。又欲以獻納紂皇眷奉，贈鮮于京，聯衣冠拜紫宸之句，賦詩蓋效
前輩假對詩格也。當有流水高山之遇。

戒食菰葦

夏秋月，雜菰葦，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不可喫。爾農民何
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性命試此毒物？特勸諭莫招後悔。見天賦

蘇黃門九川畧志引

予自錫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間水陸幾万里老幼百數十指衣食僅自致也平生家无尤物有書數百卷盡付之他人既之九川雖僧廬道室公皆不許入哀素中之餘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間補苴弊漏粗庇風雨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与予偃荷鋤其間既數月韭葱葵芥得雨坐出可道可老蕭然無所復事矣然此郡人物衰少無可晤語者有黃氏老官琴家也有書不能讀时假其一二將巨寓自然老衰昏眩亦莫能久讀乃杜門閉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十得一二而或詳或畧盖亦無足記也遠執筆在傍使書之於帛凡四十事十卷命之九川畧志

目錄

第一卷

夢中見老子言楊縮好殺高郢嚴震皆不殺

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養生金丹訣

慎勿以刑加道人

第二卷

醫術論三焦

王江善養生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

第三卷

與王介甫論青苗鹽法鑄錢利害

論權河朔鹽利害

議遣八使搜訪遺利

第四卷

許遵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福

張次山因一婢知周高而刺配海島

契丹來議和親

議賣管鑿與權酒事

江表諸縣括民馬

第五卷

議定吏額

放買撲場務欠戶者

不聽秘法能以鐵為銅者

王子淵為轉運使以賤價收私販乳香

辨人告戶絕事

言水陸運米難易

第六卷

享祀明堂祀畢吏不受賀

廐里僕隸不得改官

皇后外家皆當推恩

李湜復議能職竹

西夏請和議定地界

第七卷

議修河決

第八卷

陝西糧草般運官竭可採內藏繼之

議罷陝西鈔錢欲以內藏絲綉等折充漕司

兩浙米貴欲以密院出軍關額米先借

天子親祀天地當用合祭之禮

第九卷

董敦逸黃憲基言事不實並出知軍州

議除張茂則換內侍舊人

百八十一
議奏薦明客

百卷之十
議賑濟相滑等州流民

第十卷

李昊言養生之術在忘物我之情

鄭僊姑同父孝道年八十不嫁

費長房以符制服百鬼其後界竊其符

徐三公翁善言人災福

